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升仙傳 第三十回 槐陰下點破奇夢 趵突泉演試飛杯

話說韓生聽了小塘之言，低頭一看，只見樹南螞蟻窩中出來一群黑螞蟻，到了北邊窩間轉旗了，乃遭攆將進去。不多時抬出一個白螞蟻來，垂首搭腰的待死，韓生不得明白，向小塘言道：「仁兄，這群螞蟻怎麼抬出個白螞蟻來呢？」小塘說：「賢弟，你不認的那個白螞蟻麼？那就是蘭英公主，只因它遍體發白，所以美貌動人。如今已被水溺的待死，賢弟不念結髮之情問候她一聲麼？」韓生聽了這話滿面羞慚，說：「仁兄休得取笑，如今小弟大夢方醒，看破紅塵，還求仁兄脫度。」小塘說：「賢弟果然醒悟，何用愚兄度脫，從今以後半師半友，與我天下雲游如何？」韓生說：「小弟願隨二人一行。」說著回至六里屯鄧機戶家中，徽、苗二人一見韓生，笑臉相迎，說：「韓賢弟想必得了富貴來了。」韓生說：「二位兄長想是也做夢來，為何在此也說夢話呢？」小塘說：「二位賢弟，韓弟如今已經回頭，情願修行，咱們今日收拾行李，再到山東遊玩一番。」二人聽說，到房內打點行李，辭別鄧存仁，存仁苦留不住，設酒餞行，弟兄四人各飲一杯，告辭起程。

一路上觀山樂水，日復一日，那日到了濟南西關南邊趵突泉間，只見一座門樓甚是整齊，上邊橫幅上寫的是「海脈江源」。弟兄四人知道趵突泉是有名的勝地，進了大門到了水閣涼亭上，只見居中一座大池，約有五畝寬大。池內出來兩股趵突泉，翻濤破浪，真是好看。又在各處裡遊玩一番，回在涼亭之上，小塘叫韓生去灌了一葫蘆酒來，從直袋內取出枕大的兩個椰瓢交與承光，說：「賢弟你持此瓢站在對面亭上，咱二人飛杯飲酒取個樂吧。」承光依言持瓢走到對面亭上，小塘又說：「徽弟你先把杯飛過來，待我與你斟酒。」承光聞言將杯往空中一拋，滴溜溜飛過池來，小塘用手接住，把酒斟上，朝上一舉端端正正飛過亭去，往回飛了幾次，觀看之人個個喝采。小塘恐怕人多惹事，弟兄四人挑起行李出廟而去。

走不多遠，到了一座龍王廟前，迎見廟中一個道士，彼此打了稽首，小塘說：「廟主，我等也是同教，要借聖地歇宿一夜，不知肯否？」住持說：「咱們既是同教，莫說一宵，一年也不為過。」言罷，將四人領至方丈，彼此問了姓名，道童端上茶來，茶罷又端上一鍋子小米稀粥。住持說：「四位道友，俺這裡連年荒旱顆粒無收，沒有什麼招待，休要見笑。」小塘說：「貴處地方寬大，財主不少，難道沒人賑濟饑民麼？」住持歎道：「休說財主不肯破費，就是官長也是如此。」小塘聞言暗暗嗟歎，不多時天色已晚，住持回房安歇。小塘說：「眾位賢弟，仁兄方才聽了住持之言，忽然起了一個善念，要在此處賑濟饑荒。」承光說：「兄長，咱們手內無錢，這事怎麼做法。」

小塘說：「趵突泉乃人煙湊濟之所，明日就在這龍王廟內借兩間房子開一個命館，若是遇著富翁財主，把名頭傳將出去，保管每日進的錢糧可以廣濟饑民。」言罷，各自安歇。

到了次日早起，小塘就向住持借了兩間房子，擺下桌凳文房四寶，用紅紙寫了一張招牌，上面寫的是「濟小塘親設命館」，旁邊又贅兩句言詞，左邊是：

神相驚人善觀窮富夭壽；

右邊是：

奇課有準能斷禍福死生。

後面又批一筆雲：

卦禮不論多少，錢米一概全收。

把招牌貼將出去，眾人一見紛紛亂講。都說：「小塘神通廣大，天下聞名，曾在西安府騙秦府的銀子，周濟貧窮，如今來到此處，大家要會一會。」大家商議了商議，齊到命館之中與小塘拱了拱手，在兩邊坐下，有一位年長說道：「請問相公，相一面要多少錢呢？」小塘說：「列位不曾看見，招牌有卦禮不拘多寡，錢米一概俱收；若是沒有，也可與他說相。」

眾人聽說個個歡喜，一齊都要相面。小塘說：「都不必開言，您的心事我已知道。待我寫與您看。」言罷給每人寫了一張，眾人各自接去一看，都笑著說：「不錯。」眾人告辭出去，也有送錢的，也有送米的。濟南乃省城地方，人煙眾多，這個名聲一傳，遠近皆知，每日來占課的不絕。

那一日清早方才開門，有兩個人一同進來。俱是方巾服色財主的氣像。小塘一見拱手讓坐，二人在兩邊坐下，右邊的開言說道：「先生可知我二人來的意思嗎？」小塘把二位看了一看說：「二位的來意學生已經明白，待我寫幾句言詞各人去看，靈與不靈便見分曉。」言罷寫了兩首詩句遞與二人，左邊那人展開一看寫的是：

你的心事我已明，房契分單影無蹤。

求占問卜要尋找，還得許我事一宗。

此人看罷甚是驚異，不住的直看小塘。右邊那人把那字條展開留神一看，上寫著：

你無心事陪令親，但觀氣色有禍臨。

若求相者去打救，可得許我濟饑貧。

這人看罷心中不悅，說：「濟小塘好沒道理，我陪舍親前來占課，雖然被你謊著，我卻是好好的氣色，可有什麼禍事。大清早起出此不吉之言，若是不看斯文，一道就趕出境去。」

左邊的連忙勸道：「表兄莫要如此，他算我的心事既然不錯，看你的氣色自然也不錯了。」說罷向小塘言道：「實不相瞞先生，在下姓高，父有百萬家產，生我弟兄二人，臨終之時留下分單二紙，家產各分一半。忽於昨日把分單房契一齊不見了。先生既然算著，望你指條明路。」小塘說：「這卻容易，謝儀若干，可得批下合同。」高公說：「若要找著，重重相謝就是了，何必又批合同。」小塘說：「其中有個緣故，學生開這命館並非為己，只因貴處年景荒蕪，學生有意濟民，缺少一個領袖，我看尊駕的產業至少也值二三十萬，做個領袖不過二十半千，所以要批下合同才肯與你說知。」高財主聽罷更加敬服，說：「先生既然有這善念，在下願做一個領袖，只要叫我找著分單房契，還有家表兄的災星，先生若能打救，叫他也先批下合同。」小塘說：「怕的是重財有些反覆。」高財主說：「先生放心，家表兄的事情全在我一人身上，待我與他代寫合同。」言罷立時寫了合同交與小塘。小塘把高財主那張一看，上寫著：

立合同高應舉，因失分單房契前來命館占課，濟先生神課有靈，應許原物不失。若是果然到手，情願賑濟饑荒做一個行善領袖，恐有反悔立契存證。

後面寫著某年月日，還有親筆畫押。小塘看罷，又把第二張仔細一看，寫的是：

立合同辛友生，因在命館閒坐，濟先生說我氣色不祥，災星立至，還許可以搭救。如果應言，願同高應舉做一濟貧領袖。如有反悔，高應舉一面全當。

後邊也贅著某年月日。小塘說：「合同就是如此，還有畫押，得辛財主親筆一畫方妥。」辛友生說：「這倒容易，得把我的災星說破，我方畫押。」小塘聽說提起筆來寫了幾句言語，說道：

今夜丙丁發怒威，速搬家口免災危。

高簷大廈雖難保，幸喜人財不作灰。

寫完遞與友生，友生一看不由的心中著忙，說：「先生，你這言語雖然寫的厲害，可不知准不准，今晚若要驗，你可肯受罰麼？」小塘說：「是令親作證，要驗，搬家的使費全是我的。」友生聽了，親筆畫押。小塘把畫押合同收了，向高應舉言道：

「你那房契分單書箱之內，前日開時沒有鎖嚴，被你家五歲孩童當做紅紙拿去玩耍，適趕著丫鬟絮被停針偷眠，孩童將那紅紙填在被裡，若要不信，回家拆看便知。」言罷吩咐苗慶同去作一證見。友生也要前去看看，三人出了命館，走到珍珠泉東街高應舉的家中書房之內，高應舉也顧不的敘禮待茶，叫丫鬟把昨日新絮的被拿將出來，親自拆開一看，房契分單果然全在裡邊。應舉見了滿心歡喜，就要收拾酒飯款待二人，辛友生說：「表兄，你的事情濟先生既是算的不錯，我的事情想必也是准了，快著回去搬家要緊。」應舉說：「正當如此，把我這裡的下人全跟你去抬東西。都送在我這邊來吧。」辛友生帶了一些下人，回家而去。

且說一枝梅打發友生去了，說：「高財主，你的東西已經有了，莫要忘了前言。」應舉說：「這是不必說的了，但看舍親事情怎麼樣吧。」苗慶說：『既然如此，貧道要告辭了。』言罷握手，應舉把苗慶送出大門，轉身回去將分單房契交與安人。不多時辛員外家的東西俱已搬至，後跟著車輛轎子，男女百十口人一齊都至，應舉的房子分為兩院，把辛家安放在裡邊。天色既晚，應舉置酒與辛員外解悶。辛友生說：「表兄不必費心，咱只用此晚飯，兩家子俱別留人，免的連累你家。」